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
第五十回 張家莊三人重結拜 華容縣二友問牧童

且說張豹上樹林找徒弟，他本來沒本事，誰還肯拜他為師哪？皆因有個便宜：拜他為師，跟他學本事，一家無論有多少口人，娶兒嫁婦，紅白大事，吃喝穿戴，全是師傅供給。這個徒弟就擠破了門了。可有一樣，得他如意才收，他不如意不要。總得像他那麼渾，他才要哪。拜了師傅，家內就有了飯了，故此他的徒弟連一個會本事的沒有。如今用著徒弟了，拿了傢伙，直奔馬家酒鋪。

原來艾虎受了陰二大爺的指教。少刻來了一人，藍壯帽，藍箭袖，薄底靴子，絲帶圍腰，白臉面，細條身子。來到跟前，眾人說：「掌櫃的來了。」抱拳帶笑說：「眾位鄉親們，為我們兩個人的一點小事，勞累眾位，實在使小可居心不安。方才在家中等候聽信，家中人回去送信，說是那村夫又不知得罪了那位。」眾人指道：「就是這位壯士。」過來與艾虎身施一禮，說：「方才那個村夫，是我個把弟，得罪了壯士，小可特來替他陪禮。」艾虎說：「豈敢！尊公就是馬大官人？」回答：「不敢，小可叫馬龍。」

艾虎說：「久仰雙刀將的名氣。」馬爺說：「不敢。沒有領教這壯士爺的貴姓？」艾虎說：「姓艾叫艾虎，匪號人稱小義士。」馬爺說：「這就怪不得了。此處不是講話之處，請到樓上一敘。」艾虎一笑說：「無論你鋪中擺的什麼樣的刀槍陣式，姓艾的不敢進去，不算英雄。」馬爺說：「不必多疑，我天大膽也不敢。」艾虎哈哈一笑，公然往裡就走，問道：「打那裡上樓？」馬爺說：「打這櫃後頭。」仍然還是艾虎當前，馬爺在後。勸架的可沒上樓，外邊等著。

馬爺叫過賣獻上茶來，就說：「方才聽家人說，尊公拳腳高明，不知合師是哪一位？」艾虎說：「黃州府黃安縣的人氏，姓智，單名一個化字，匪號人稱黑妖狐，那就是我的恩師。遼東人，複姓歐陽，單名一個春字，人稱北俠，號為紫髯伯，那是我的義父。」馬爺一聽，說：「原是俠義的門人。這時意欲何往？」艾爺說：「我如今跟隨按院大人當差，奉差而出，去到娃娃谷。」馬爺說：「這時由何處而來？」艾爺說：「由晨起望。」馬爺說：「要是由晨起望，道路走錯了，這就是岳州府了。這位老兄，我那拜弟來了，別和他一般見識。我必要帶他過來，與你老磕頭。」

言還未了，只聽見說：「打！打！打！他多半跑了罷？」雙刀將馬爺一攔說：「我好好帶上他來，與你老賠不是，千萬可別去動手。」雙手把樓門一擋，不教艾虎下去。

焉知曉艾虎早有主意，就把前面樓的小隔扇一開，往下一縱。正是打手圍著罵的高興，打半懸空中飛下一人，手中並不拿東西。大伙一害怕，往半壁一閃，艾虎腳踏實地。二太爺用木棍就打，說：「好小子！」艾虎往旁邊一閃，跟著打手瞧出便宜來了，「嗖」的就是一棍。艾虎一翻身，伸手接棍，往懷裡一帶，把棍刁著，說：「你躺下！」那人說：「使得！」艾虎也不肯結果他的性命，復返又和張豹交手。張豹本沒多大本事，說：「好小子！」艾虎也不答言，衝著後脊背「吧噠」就是一棍。張豹往前退出好幾步遠去。艾虎往前一奔，一矮身掃蕩棍，「嘯」的一聲，「撲咚」摔倒在地。艾虎過去用髀膝蓋點住，眾打手往上一趨，艾虎說：「你們誰不怕死，誰就往前來！」大伙嚷道：「撒開我師傅哇！撒開我師傅！」

正此，雙刀將馬龍過來說：「大家不許動手。」沒肯就著過來，為的是教艾虎打他幾下出出氣。原來艾虎受了高人的指教，並不打他，就在肋下擰了他幾把。再瞧張豹，威風一點也沒有了，一味的淨嚷：「哎喲！哎喲！使不得！使不得！你真損。哥哥過來勸勸來罷。」這馬爺才過去說：「尊兄饒了他罷，看在小可面上。」艾虎這才起去，說：「便宜你這廝。」張豹直哎喲，說：「誰教的你這法子？怎麼你會知道？哥哥，你認的嗎？」馬爺說：「固然是認識。」張豹說：「認識，你不早來勸架？」馬爺說：「給你們見見，這是勇金剛張豹，是我的把弟，是個渾人。這是艾壯士爺。人家是俠義的門徒，你就行的了？」艾虎說：「我姓艾叫艾虎，匪號人稱小義士。方才得罪，得罪。」彼此對施一禮。張豹說：「我說我不行呢。你敢情是俠義的門徒，咱們得交交，不打不相識。」馬龍說：「咱們大家還是上樓。走，走，走。」進鋪內上樓，這些個徒弟暗暗得慢散了。了事的人一看不用了事，沒有給見面，自然兩個人就和美了，也就慢散了。

三個人上樓，馬爺吩咐將請客的酒席擺將上來，讓艾虎上坐，馬、張陪定。艾虎本就好喝，這就對了他的勢了。酒過三巡，張豹這才慢慢一打聽。艾虎看看這兩個人也不錯，也沒隱瞞，低聲悄語，就將辦理襄陽的事情，丟大人各處尋找，細說了一遍。張豹答言說：「我說哥哥，咱們哥兩個還用人家給見面嗎？咱們爹爹死的時節，不是托付你管著我嗎？我是個渾小子，你還不知道？我給你磕幾個頭，你別生氣。」馬龍說：「別說了，你我的事，教這位艾兄恥笑。」艾虎說：「這個朋友倒是可交，準有一個親兄弟，不能如此，也是無法。」張豹說：「呔！你說我可交，你愛我罷？咱們交一交罷，我可是愛你。」馬爺說：「住了，你不會講話。艾兄，你要不棄嫌，我們哥兩個……咱們三個人結義為友。」艾虎說：「只要你們哥兩個不棄嫌小弟，我是情甘願意。」張豹說：「少時咱們家裡拜把子去，咱們家裡寬綽。」馬龍說：「就是。」

書不可重絮，這酒食吃到日暮沾山的時候方才撤去。艾虎穿了長大的衣服，拿了自己的東西，同著張、馬二位出了馬家酒鋪，直奔張家莊。到了那裡一看，廣亮大門，原來是眾徒弟都在那裡等候著師傅呢。張爺把他們叫過來，都給艾虎見了，說：「你們要練把式，跟著你二太爺練罷。他是俠義的門徒，會的都是打人的招兒，不像我教的你們都是挨打的招兒。」艾虎說：「算了罷，哥哥。」往裡就走。果然是張百萬，家裡是闊庭房。落坐獻茶，吩咐預備香幾，後花園結義為友。弟兄三人一序齒，馬龍歲數大，居長；張爺行二；艾虎行三。燒香結義，立誓願有官同作，有馬同乘，生死共之。燒完了香，挨次著磕頭。弟兄們整整的就吃了一夜的酒。

第二天又留住了一日。艾虎惦念著尋找大人，不能久待，要奔娃娃谷。二爺約會馬龍，三人一同前往。馬龍推辭，又是買賣，又是家物，總得自己照應，不能同他們前去。

張爺與艾虎一同的奔娃娃谷。馬爺囑咐千萬的不可闖禍。就此辭別了馬龍。

張豹帶了銀兩，直奔娃娃谷。路過華容縣，即是古郡安南地面。遠看山峰疊翠，天氣已晚，道路不大分明，看見山坡上來了個牧牛童子，作歌而來。怎兒？有贊為證：

但見那晚煙垂照，更顯得山峰疊翠，晚景之中牧童遙。吹短笛，那有官商無腔調。映著那，新柳林，曲折逕，風送聲音調兒高。山水清幽成佳趣，變態風雲難畫描。宛轉轉，勝玉簫，方顯出清中妙；片刻間，那笛音杳。牛背上唱起山歌呀，好叫人心動神遙他說道：名也好，利也好，世人忙，忘卻老。奔忙路，人怎逃，苦苦被名羈利鎖何時了？多少英雄難棄難拋。一年一度，離離荒草；古往今來，亂亂蓬蒿。爭爭戰戰，血濺荒郊；勞勞碌碌，顏色枯焦；濃濃豔豔，鏡裡花妖。休貪戀，粉骷髏，早作個計較，急尋個歡樂。百萬觴，三千套，隱隱逸逸友漁樵。飲山泉，山歌好；食黃齋，淡中飽；居籬牆，茅屋小，又何須，防賊盜。悶來看，山兒高，月兒小，一陣陣清風香醪繞繞。春遊那，柳與桃，橫牛背，踏芳草；夏時節，蓮舟好；更有耐寒菊，秋霜傲；向紅爐，把技術兒燒。一邊唱，手擎鞭兒不肯抽，愛他的牛，空把鞭兒慢遙二位爺往前忙施禮，向著那牧子跟前問個根苗。

並且不知牧子說些什麼言語，且聽下回分解。